

长篇小说

豆汁菜

曾令云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豆沙关/ 曾令云 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11

(蓝土地文库/邱国鹰,陈 源主编)

ISBN 7-5063-2804-6

I. 豆… II. 曾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99874 号

豆沙关

作 者: 曾令云

责任编辑: 广 心

装帧设计: 苏颜斌 邱 锋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 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450 千字

印张: 16

印数: 1-2000 册

版次: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804-6

定价: 3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 者 近 照

曾令云 昭通市委巡视员、市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毕业于云师大化学系，深造于中央党校，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生。

出生贫寒，当过山区小学教师、中学校长，曾任地委委员、办公室主任、宣传部长、师专和教育学院党委书记。文学创作属业余爱好，在他心目中是生命过程中的一种活法，故显得很无奈。现已发表长篇小说及电视连续剧，纪实和报告文学近五百万字。《豆沙关》为第五部长篇小说。

序

陈光标

雄关如铁、长河如带。

历史的岁月在石门的狭缝中无语地流走，只有袁滋的摩崖在苍烟落照中追思那逝去的岁月。

这就是豆沙关。

它“锁钥南滇、咽喉西蜀”，是中原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巴蜀文化和滇文化融汇形成朱提文化的交汇点。

联接中原和滇南的文化脐带——五尺道，在它的虎视下，小心翼翼地疾趋而过。古道上深深的马蹄印见证了秦汉明月，唐宋风烟，明清血火，从历史深处一直走到现在，装满了恐惧也回旋着冒险的喜悦。

白云苍狗，多少人和事从这里走过又消逝了。只有关河流淌着不死的梦幻和永恒的追求。

千尺峭壁上的焚人悬棺，迎来了几度花开花落，目送了多少云起云飞。棺中的枯骨当年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灵，有情爱也有梦想，可能是如花的少女，也可能是霸道的酋王，在七情六欲、恩爱情仇中翻滚煎熬了一番，如水的柔情，英雄的壮志，希望、憧憬、计划、盘算，最后都灰飞烟灭，在万劫不复的寂静中归根了。所以哲人老子说：“归根曰静”。人生的喜剧、悲剧、闹剧、丑剧，不管它多跌宕起伏，多曲折迷离，一落幕就万籁俱寂了。就这个意义上说，是非得失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。生命不过是

从不同的道路上，以不同的方式走向死亡。在这个纷纷攘攘的行程中，有人着黄袍、有人着袈裟；有人衣华服，有人衣褴褛；有人悲悲戚戚，有人嘻嘻哈哈；有人机关算尽，有人大而化之；有人视名利钱财如粪土，有人把权力地位作命根。然而，百年一梦，人从虚无中来，又回到虚无中去。这就是“道”，这就是“空”，这就是“殊途同归”。虚无与虚无之间，是过程。人生就是一个过程。所谓人生的体验，其实就是对这个过程的感和思。把这些感和思真实而深刻地表达出来，就产生了文学，产生了艺术。

宋人黄庭坚的词很有些禅意，表达了他作为个体的人对生命的独特体验。他在一首叫《清平乐》的词中写道：“春归何处，寂寞无行路。若有人知春去处，唤取归来同住”。姹紫嫣红的春在风吹雨打中，一下了无痕迹。谁能把如烟的往事再唤回来呢？如果真有这样的人，那么让我们再去重温一下春的旧梦吧。事实上，消逝的一切是不能再生的，要让它复活，只有靠伟大的虚构和不羁的幻想。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“白日梦”，在这里表现出了它独有的认识和审美功能。令云先生学的是化学和政治经济学，长期从事的是行政管理工作，可他偏就擅长做“文学梦”。我与他长期相处，或听他谈笑风生，或听他娓娓道来，惊讶于他的妙笔生花，瞠目于他的突发奇想，我就想：怪了，同样生长于昭通这样的偏僻小城，同样用五谷杂粮滋养身体，同样是两张肩膀扛一个口，同样是具备眼耳口鼻的如许头颅，为什么他想得出来的，别的人想不出来？看来，人和人的脑袋不一样，里面装的东西也不一样。怪不得古人说：“诗有别才”。没有这别样的才，你就别想做文学家。多次身经豆沙关，别人熟视无睹，他就有本事写出这本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。这不是本事，又是什么？

小说以川、滇、黔交界处苍莽群山中的豆沙关为背景，浓墨

重彩地展示了小镇从民国至当代的社会生活画卷。民情风俗与人物命运错综辉映，史诗般的恢弘与田园诗般的咏叹张弛交织。血与火，情与欲，爱与恨，高贵与卑贱，人性与兽性，天使与魔鬼，复仇与宽恕，相激相荡。作者从社会生活的大处着眼，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小处落墨，塑造了杜鹃、李英、春桃、霞妹、金彪、牛儿、黄成凯、秦湘君、姜廷周、杨宝连等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活灵活现、呼之欲出的形象。他们中有的有情有义，有的敢爱敢恨；有的亦正亦邪，有的半人半兽。人物性格的双重乃至多重组合出神入化，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。

时代、地域、社群、人物、性格、命运始终是令云小说关注的焦点。社会的人创造了人的社会，环境使人的性格发生扭曲与变形，性格反过来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命运。正是通过在特定环境中对人的特定的命运的揭示，体现了作者对人、对人性、对人生意义的思索。小小的一个豆沙关，所演绎出的跌宕起伏的恩爱情仇，风雨沧桑的人生故事，悲欢离合的命运遭逢，大悲大喜的内心震撼，它所凭借的舞台是生存环境，它的背景是多元文化，而驱动情节发展的是人的情欲。

令云是性情中人。写情，是令云小说的又一特点。骨肉情、朋友情、乡邻情、夫妻情、恋情、爱情、欲情、性情，情爱、情分、情义、情操、情感、情趣、情景、情境、情态、情味……，被他写得翻江倒海，波诡云谲，曲径通幽，柳暗花明，既在情理之中，又在意料之外。在情海中展示着一幅幅红尘众生相。真是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”。

确实，古往今来，茫茫宇宙，没有欲就没有了世界，没有情也就没有了人生。无情何必入世来，无欲何必活世间。“人世间成是情，败也是情”（作者语）。情与欲，是这个世界的潜动力。

那些号称看破红尘，遁入空门的人，不过是情破欲空，实际上内心深处说不定正是浓于感情的人。芸芸众生，多少人一世在

情欲中煎熬浮沉，感受着生命的爱与痛，生发出铭心的情与仇。情，揭示了人性之真。因此，伟大的作家，都是写情的高手。把情写得淋漓尽致，委曲入微，人性也就愈显丰富、细腻、深刻、复杂，也就愈动人，愈有普遍性。《豆沙关》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成功的。

令云正处于创作的巅峰。之前他也出版了《龙卢演义》、《姜亮夫》、《浮世幻影》、《怪胎》、《天堑飞虹》、《扎西会议》、《乌蒙磅礴》、《龙云》、《无边春潮滚滚来》等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电视剧本等。《豆沙关》的推出，在语言、情节及对长篇小说的驾驭上，标志着他创作上的又一突破。

从《豆沙关》冲出去，前面将是一个更广阔的天地。

我期待着。

二〇〇六年 暮春 于昭通

第一章

秀水的高楼大厦，重重迭迭，依山傍水，似乎就贴在悬崖峭壁之上，让人一看，便生出许多感叹：它是秀水人灵秀和智慧的结晶，是力量和毅力的凝聚，更是雄奇险峻的象征。

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巍巍然矗立，扼川滇为一线的豆沙关距秀水县城二十多里。当年，蜀王杜宇率部族从陵秀北向迁徙，去寻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乐土时，就是披荆斩棘经过壁立千仞的豆沙关而进入四川的。秦开五尺道，连绵数百里，使得中原和边疆一脉相连，秀水县从此成了锁钥南滇，咽喉西蜀，历代王朝经略云南的要冲和桥头堡，更是南来北往的商品集散地和匆匆过客的风流韵事，流淌着一首首联系古今的梦幻曲，带着岁月的尘埃，从久远走来，以独特的灵魂，不屈地同日月而行。

我要叙述的故事从民国三十多年开始，直到改革开放。……

豆沙关南北一条狭长的小街，建在霞飞岚涌的山峦顶上，街上铺砌青黛色的石板，东西两排几乎都是木框架结构的小楼房，悬空挑出的走廊，镂空雕花的窗子，大多是羊肝色的木漆，少许的大户人家，则雕龙画凤，点缀着金色。当街的门面，装着柜台，檐下挂着灯笼，写着商号、旅店、烟馆、妓院和客马店的招牌。暮色苍茫，炊烟缕缕，满街都是来来往往的客商，气喘吁吁的挑夫和汗流浹背的马帮。这些人当中，大多都是旧客老友，熟门熟路，刚进入小街，就有伙计笑容可掬地迎过来，领走自己的客人，此时，一天的劳顿全消，便有回家的感觉。

街头邹记客马栈的伙计四娃儿，牵着李三老板的带头马，刚走进天井，就高声叫道：

“拐子么爹，李老板的马帮来了，快上好精料！”

听到叫声，一个五十来岁的干瘦男人，拄着拐棍，吃力地从石坎边撑起来，一颠一拐地向马槽走去。他姓姜，是一个因小儿麻痹症留下一身残疾的老光棍，他没有学名，豆沙关街上的人们根据他的身体特征，便叫他姜拐子。他爹娘是在他几岁时离开人世的，他说不清楚，只记得送他爹上山安埋那天，他拄着棍子，一颠一跛地跟着上了山，当村邻将草席裹着的尸体，平平地放到挖好的坑里时，他扑在坑塘边那荒草野地上哭得死去活来。年轻时，尽管他腿脚不灵便，手上还是有点力气的，又可怜他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很多人都愿意叫他到家里做点手上活路，以便给他一口饭吃。渐渐地，他便断了生计，四十岁不到，满脸沧桑，干瘦枯皱得就像一个毫无光彩的核桃，成了未老先衰的小老者，这时，只会吃饭，却干不了什么活计，请他做短工的人家，明显少了。从此，只能是饱一顿，饿一顿，艰难度日。一天，他躺在村子边的黄桷树下，饿得站立不起来，他的一个本家二大爹看着枯瘦如柴、气息奄奄的姜拐子，骤起恻隐之心，却又无能为力，只能对他说道：

“拐子，你困在这个村子里，迟早得饿死，你不如爬到豆沙关的街上，就是变成狗，在那里也多得几根骨头啃。”

姜拐子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，软兮兮地说道：

“二大爹，我已两天没有吃饭了，现在站都站不起来，我哪有力气爬到豆沙关街上嘛。”

姜二大爹一阵心酸，叹道：人不如狗，什么世道嘛。他知道姜拐子这个人，穷得志气，饿得新鲜，在村里从不干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万般无奈，姜二大爹只得说道：

“拐子，我屋里还有几个煮熟的红苕，你吃了，就赶快去豆

沙关街上，还困在村子里，穷鬼拉着饿鬼扯，你迟早会饿死的。”

走投无路的拐子，听从二大爹的劝告，狼吞虎咽地将两个红苕吃掉，又喝了几口凉水，身上有劲了，他谢过二大爹，拄着棍子，便离开了家徒四壁的破草房。走到安埋他父母的山脚下，他丢掉棍子，一下跪在地上，撕心裂肺的呜咽起来，他没有什么话可说，只在心里默默地祷告，求父母的在天之灵保佑他，能让他在豆沙关的小街上，不被冻饿而死。……初来乍到，姜拐子竟然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更不知道该到哪家乞讨，躺在僻静的屋檐下，睁着眼睛忍饥挨冻。那天夜里，他饿得实在受不住了，硬撑着爬到邹记客栈的石坎前，此时，他浑身直冒虚汗，阵阵眩晕，便昏倒在地。……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睡在一排排马厩外的乱草堆上，他正纳闷之时，走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笑眯眯地说：

“我叫二牛，邹记客栈的伙计，今天黎明时分，邹老板送马帮上路，见你昏倒在客栈外的石坎边，便叫我把你背进来，刚才，我只喂了一点温开水，你就醒过来了，真是菩萨保佑。”

拐子硬撑着坐起来，忙不迭地谢道：

“小兄弟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了。……”

二牛则道：

“是邹老板救了你，现在还叫我给你煮点苞谷稀饭，还说，饿翻山的人，不能一顿吃饱，得慢慢来，否则会撑死的，我给你端稀饭去。”

姜拐子喝下一碗稀饭，便来了精神，他拄着棍子站起来，就求二牛带他去见老板，二牛婉言谢绝，劝他不可造次，否则，会惹老板生气的。正说着邹老板来了，问了拐子的身世，便起怜悯之心，说道：

“姜拐子，你若不嫌弃，就留在我的客栈里，重活不让你做，马帮来歇栈，你就负责给马喂草添料，只是夜里要折腾几次，好

在马帮一走，你就可以舒舒心地睡一觉，在我这里，虽说没有什么工钱，但保证你不挨饥受冻。”姜拐子一听，老泪纵横，连爬带滚，便跪在邹老板的脚下，此时，什么话都是多余的，只有让人倍感心酸的哭声。……从此，姜拐子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进，吃住都在后院的马厩里，南来北往的马帮，只要住进邹家客栈，劳累了一天的驮马，夜里都会得到姜拐子的悉心照料。第二天，当主人吆喝着精神抖擞的马帮上路时，都说邹老板好心得好报，让姜拐子人尽其才了。生活一旦安定，顿顿都有饱饭吃，三五天，邹老板还给栈里的伙计、帮工打打牙祭，半年不到，姜拐子脸上不仅有了喜色，残疾的双腿，似乎也有了点力气，间或丢掉棍子，抬着半筐一箩的草料，还能走三、五丈的距离。

姜拐子有个家门弟兄，村里的老少都叫他老五，生得汉大性直，好打抱不平，看着有钱人，勾结官府，巧取豪夺，鱼肉乡里，心里憋着气，于是便在暗地里纠集了几个儿时的伙伴，准备了一些刀刀枪枪，利用月黑风清的时候，堵在豆沙关不远处的石门垭口，专抢过路的有钱人。一天，秀水县衙的税官，带着几个马弁到豆沙关小街上收税，大户人家好酒好肉招待，又到梨春院找来如花似玉的姑娘相陪，玩得不亦乐乎之时，又递上几块半开的银元，神魂颠倒，乐不思蜀。对那些做小本生意的，却竭尽敲榨勒索，恐吓威胁之能事，刮地三尺，搞得人们怨声载道，无力支撑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几天过去，税官带着收割来的民脂民膏，喜孜孜返回秀水县城，刚走到石门垭口，忽然闪出几个手持大刀和火药枪的汉子，扑上前来，就将税官手中的银钱抢夺一空，待他回过神来，命令跟随的马弁开枪，几个大汉已跑出十丈有余。税官知道惹了大祸，声嘶力竭地吼叫道：你他妈的，还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追！马弁听到命令，抬起枪来，连发几枪后，拔腿就追。那几个大汉，正是姜老五和他的伙伴，他们跑出两里左右，回过头来，但见税官带着马弁穷追不舍。还时时抬起枪来，向着

他们射击。姜老五一千人只有火药枪，无法还击，东躲西窜，只有招架之功，眼看就要束手就擒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从灌木丛中杀出几个人来，一色快枪，迎面便放倒两个马弁，税官见势不妙，回头就逃。姜老五这才回过神来，转身便带着几个弟兄，向手持盒子炮的年轻人跪下，说道，谢谢好汉的救命之恩，请问好汉是哪路神仙？年轻人忙扶起姜老五，笑而答道：

“我们是秀水姜三爷手下的弟兄，大名刘义成，奶名刘二”。姜老五甚是欢喜，忙将自己的情况讲了，刘二又道：“五哥，你我都是痛恨官府才走上这条路的，如今都是英雄好汉，但是你们刚刚出道，势单力薄，不如带上你的弟兄，投奔姜三爷，在秀水才能成大气候”。

姜老五早知自己有个本家叔叔叫姜廷周，拉了上百人在山上落草，杀富济贫，官府也惧他三分，如今势力越来越大，在滇川边境文出武进，名声如雷贯耳，原想带着弟兄去投奔姜三爷，但自愧没有做出一两桩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作为见面之礼，怕遭到冷遇，今天碰巧在危难之时，得到刘二相助，真是瞌睡来了遇上枕头，于是抱拳笑道：

“刘二兄弟，姜三爷我已仰慕已久，只是无缘相见，今天得刘二兄弟引荐，我三生有幸。”

当天，刘二领着姜老五就到普洱见过姜廷周，姜三爷春风满面，说道：

“我听手下人说，豆沙关的姜老五也扯旗造反了，专和国民党的政府对着干，又听说是我本家的晚辈，我心里就异常欣喜，官逼民反嘛，姜家在秀水，就生就一副反骨，老五，好样的！”

姜老五磕头拜谢后，问道：

“三叔，老五今后在三爷麾下，该做些什么事呢？”

姜廷周笑了，便道：

“老五，你刚来乍到，还不熟悉三叔这儿的情况和规矩，先

在刘二的小分队，给他当个助手，以后再论功行赏。”

姜老五倏地又跪在地上，兴奋地说道：

“谢三爷栽培，老五今后愿为三叔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”

刘二在姜三爷手下，很得器重，他的任务，专门带人在豆沙关的垭口上设下埋伏，凡有过往的马帮和行人，一旦断定是官家的，就下手抢劫，其余的一般不动。姜廷周还有条规定，只抢钱财、货物，凡是不反抗的，不要取人性命，那些扛枪跑腿的兵丁，大多是贫苦老百姓的子弟。时间长了，不少客商和马帮，便和刘二混熟了，若在路上遇到，还相互问好、敬烟，这样一来，十天、半月也抢不到一次。姜三爷便想，如此下去，我这帮弟兄，不能养家活口不说，就连自己的肚子都混不饱，谁还跟你干嘛，他眉头一皱，便计上心来，于是告诉刘二说道：

“豆沙关这条道路，二千多年来，就是四川进入云南的唯一通道，历史上，还是中原入滇的咽喉要地，所以路途上平安，是最为重要的。我姜三爷在这条路上，名声很大，威望很高，我不动手，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。我不抢来往的民商，便是保护他们，长此下去，他们当然拍手称快，我们可就断了衣食，所以，今后凡经过豆沙关的民商，都得向三爷交保护费，在秀水地盘上，他们若掉了一根毫毛，我姜廷周赔他一根中柱，不愿出钱的，该抢则抢，不分官商和民商。”

势单力薄的民商，不管是四川的，还是云南的，都得出钱免灾，只要姜三爷保护他们，花几个钱值得，白天就能顺顺当当的赶路，晚上更能安心心地睡觉，就是天黑赶路，只要是交了保护费的，也不会若履薄冰，心惊胆颤。卢汉的三兄弟卢邦基要嫁姑娘，便派了管家何仲良到成都置办绫罗绸缎，回来时，在天生桥遇上姜老五，为收取过路钱，双方发生争执，何仲良怒气冲冲呵斥道：

“你们是哪路土匪？简直吃了豹子胆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

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我们是什么人！”

姜老五毫不示弱，眼睛一眯，便口气很硬地回敬道：

“嘿嘿，在秀水地盘上，我们姜三爷是吃了龙心虎胆的，就是专员王凤瑞的东西，不交保护费，老子也敢抢。”

何仲良心中一颤，后背便冒出冷汗，他想，今天遇上路霸野盗了，这些人红黑不认，好歹不识，会不会吃眼前亏？转念一想，堂堂卢三老爷的大管家，在几个小毛贼面前，若丢了架子，扫了威风，岂不让世人耻笑，他连连哼了几声鼻音，几分阴阳怪气地冷笑道：

“这马背上驮着的，是卢汉军长的三兄弟、卢邦基三老爷为女儿置办的嫁妆，谁不怕掉脑袋，活得不耐烦了，谁就上前来嘛。”

姜老五哈哈大笑，说道：

“你不说卢家，我还让你一步，你抬出卢邦基，还想拍簸箕吓耗子，我姜老五还真正不怕，弟兄们，将马赶下山去！”

“谁敢动，没有王法了！……”何仲良的话音未落，姜老五一个箭步跃过去，缴了他还来不及拔出腰间的手枪，反手就将他扭在地上，枪嘴顶着他的后脑勺，口气严厉地说：

“老子怕王法，就不上山落草了，你走不走？不走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”

“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，……我走。”何仲良颤颤惊惊，只得叫马夫牵上马，规规矩矩地跟着姜老五下了山。

姜廷周听完姜老五的叙述，说道：

“老五，好样的，我姜三爷生来就是这副服软不服硬的犟脾气，砍掉脑壳，碗口大个疤，再过三四十年，老子又是一条好汉。只是，……”

姜老五见姜廷周欲言又止，不知他心里想些什么，问道：

“三爷，老五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，还请明示，就是该打该

骂，您随心所欲。”

“老五，哪里话来。”姜廷周笑道：“你为三爷摸了一次老虎屁股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只是云南三迤都是龙卢的天下，陵秀又是他们的衣胞之地，我想，和卢邦基这个冤仇，宜解不宜结，把他逼急了，真的动起手来，我们百十个弟兄，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“三爷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姜老五说：“我捅的漏子，我找何管家赔罪去。”

“老五，我不想和卢家结冤，同时给他一个面子。”姜廷周思虑片刻，说道：“你不要出面，我知道该怎么办，如果他狗坐轿子，不识人抬举，就把他一刀砍了！”

何仲良虽是卢邦基的大管家，如今落在土匪手里，不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，加之无法和远在陵秀的卢三老爷联系，又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他坐在姜廷周的会客室里，忐忑不安，心急如焚。就在他六神无主的时候，刘二来叫他，说道：

“何大管家，三爷请你过去一叙。”

何仲良一听，大喜过望，急忙起身，跟着刘二去了，进了一间还较雅致的房间，姜廷周早坐在那里，酒宴已摆在桌上，见何仲良来了，姜廷周笑咪咪地迎上，说道：

“何大管家，受惊了，只怪我手下一时鲁莽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，请坐、请坐。”

何仲良忙抱拳，说道：

“三爷客气了，不知者不怪罪，姜老五也不能因为是我，就破了三爷的规矩。”

“何管家。”姜廷周笑容可掬地说道：“兄弟聊备薄酒，一是为大管家接风洗尘，二是为大管家压惊、赔罪。”

“三爷，言重了。”何仲良心里不是滋味，而脸上却挂着笑容，言不由衷地说道：“在陵秀就听说三爷是一个讲情讲义、不欺压老百姓的绿林好汉，今日得见，果真不同凡响，梁山好汉，

不打不相识，不是姜老五，我何仲良还无缘和三爷交朋友。”

“刘二，大管家的弟兄，都安排好啦？”

“三爷，已按你的吩咐，安排妥贴了。”

“刘二”，姜廷周说道：“你在这里陪大管家和我喝两杯，上酒！”

几杯下肚，三人都来了兴趣，何仲良见姜廷周矮矮小小、精精瘦瘦，除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似乎透着杀气外，儒儒雅雅，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全不像在陵秀听说的那副凶神恶煞、杀人如麻的魔鬼样，心里便有几分好感，于是便讨好地说道：

“三爷，在陵秀的时候，我就听卢三老爷多次说过，秀水的县长上书陵秀镇守使龙二公子，派兵到秀水围剿你们，美其名曰，为民除害。卢三老爷是龙二公子的表叔，就劝导二公子不能轻举妄动，切忌弄巧成拙，只要姜三爷不危害老百姓，就不要引火烧身，谁打烂的坛坛，谁去补，有这么一股势力制约着他，秀水的秦县长还不敢胡作非为。”

“大管家，凭你这席话，敬你一杯。”姜廷周一仰脖子，爽快。地喝下杯中的酒，高兴地说道：“当年，龙主席和卢军长也是不满官府的横征暴敛，欺压百姓，才揭竿而起，争得天下的。我带着这帮弟兄，在鬼门关前闯荡，无非混碗饭吃，和姓秦的，历来是河水不犯井水，他若真想和我们过不去，我就把秀水搅成一锅粥，让他永远不得安宁。”

何仲良知道自己说漏了嘴，忙打圆场道：

“三爷，大可不必认真，姓秦的手中，没有几个人，也没有几杆枪，只要卢三老爷和龙二公子不买账，在秀水他得高看三爷几分的。”

“大管家。”姜廷周说道：“俗话说，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就拜托大管家在卢三老爷面前，若有机会，也在龙二公子面前替我美言几句，我就死死靠他们这两棵大树了，请他们放心，只要秀水

有我姜廷周在，就不会出什么大事情，老百姓必安居乐业，若不嫌弃，我姜廷周便是卢三老爷在秀水的兄弟。”

何仲良忙起身，自作主张，代卢邦基敬了姜廷周一杯酒，兴致勃勃地说道：

“卢三老爷能有你这样有情有义的英雄好汉为兄弟，一定高兴得不能自抑，我代卢三老爷敬你一杯。”

“刘二。”姜廷周高兴地将酒喝下，吩咐道：“你去账房那儿取五十块大洋来，送给何大管家，不成敬意，望笑纳。”

“姜三爷。”何仲良忙摆手，婉言辞谢道：“我无功不受禄，让三爷破费，实在惭愧。”

姜廷周又说道：

“大管家，听说你这次到成都，专为卢三老爷的女儿备办嫁妆的，也许卢家小姐佳期不远，你再取五十块大洋，托大管家带回陵秀，也是兄弟的一点心意。”

刘二应声离去，何仲良颇为感叹，说道：

“姜三爷名不虚传，侠肝义胆，坦荡君子啊！”

“大管家谬奖。”姜廷周说道：“今天晚上好好歇息，我已挑选了一个水灵灵的姑娘伴你共度良宵，明天我叫刘二带上几个弟兄，护送你到黄荆坝。”

何仲良的马队走了近一个月，早已人困马乏，在秀水，姜廷周叫刘二挑了几匹马，换下体力不支的，出了豆沙关，他们骑在马上，一路小跑，不到中午，沿着五尺道行走的何仲良，便远远看见了黄荆坝的小街，于是在一棵硕大的黄桷树前下了马，回头对刘二说道：

“二兄弟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你们就回去吧。”

刘二下了马，说道：

“大管家，三爷有言在先，一定叫我护送你们到黄荆坝，陪大管家吃了午饭才能回去，到黄荆坝只有两、三里了。”